

欽定史記

金華縣志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外

參

軍

裴

駟集解

唐

諸

王

侍

讀

學

士

司馬貞索隱

唐

中

外

參

軍

張守節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故曰列傳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書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亡五百篇又書經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懸之書

迄秦穆公凡三十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之詩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正義禹禹皆典職事二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正義皇甫論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而讓焉乃退而道於中

荆楚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正義說者謂諾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

名許由山在洛陽縣南十三里

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正義經史唯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正義孟場

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十隨務光者不少棄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正義棄古代反

見其文稱余而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正義謂太加太史公曰也

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

正義謂堯讓天下於許由

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

正義謂堯讓天下於許由

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

正義謂堯讓天下於許由

之文辭遂不少梗槩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大史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

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

正義棄古代反

謂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賭音覩軼音逃謂見逸詩之文卽下采薇之詩是

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正義謂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賭音覩軼音逃謂見逸詩之文卽下采薇之詩是

于差祖兮命之衰矣是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

怨詞也故云可異也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

竹國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正義劉氏云盍者疑詞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集解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疏云微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朱亦如小豆莖可作羹亦可生食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即首陽山西山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

索隱以王易殷紂神農虞夏忽焉沒今我安適歸矣

集解羲農虞夏敦樸禡謙之道超忽久矣

子嗟徂今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

今命之衰矣凡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過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索隱太史公言已觀此詩

之情似是有怨邪又其云非是怨邪

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龍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

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一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棄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

餓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溝源縣音山在岐陽西北明卽夷齊餓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亦疑也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索隱贊與跖同音是也然顏子單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石反盜跖柳下惠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族古號也

謂兒暴而惡戾也鄙誕生态音資雖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蹕音休季反謂恣行爲雖惡之貌也雖仰白目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集解皇覽音同按蹕水名因爲鄉今之蹕津關是亦爲縣

括地志云蹕跖冢在陝州河東縣西二十里河西本漢大陽縣

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是遵何德哉

索隱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索隱較明言伯夷有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謂不仕暗君不歎盜泉畏足高山之頂實跡滄洲之濱是也

正義謂北郭駘鮑焦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

索隱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

索隱謂若魯桓楚靈

誠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謂人臣之節不可勝數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索隱謂天道是邪非邪

公感於不軌而造樂公正而遇害爲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聽暫過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

以存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

正義儻音他蕩反盧未定之詞也爲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鑑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人道不同一任其遭遇亦各從其志意也

亦爲之

集解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

不爲之

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人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後凋集解何晏曰大寒之後草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平歲歲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

然後知君子同在渴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謂

裕之後周先爲此言張本也

正義言天下混亂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也

荀子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釋云探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采薇自此以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案隱伯夷叔齊論伯夷是夫子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則烈士而名是也又引同明相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見者言物各矜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拘於代字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君子疾沒世後懼名湮沒而不稱若夷齊類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斷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時狗才迅馳徇求也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案隱言貨權勢以矜夸者衆庶馬生云已身從物曰徇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

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微方產成子孺孺

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而惠民不若也治國不失其制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就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

若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管仲是夷吾著書有此篇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桓公實怒少姬索隱謂怒蕩舟歸南襄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沫音妹左傳作曹沫莫葛反管仲因

而信之正義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索隱老子曰將欲取之必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

歸反坫正義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

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桓公使管仲因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娶者萊之夷維人也集解賈案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名娶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晏子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世本及系本靈公名杵臼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

危言正義謂已諫語不及之卽危行正義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正義高孫也謂國無道以此

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繯縶中正義繩音力追反繩黑索也細繩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韻弊冠反

歸案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憮然正義韻弊束爲人臣僕晏子解

桓公家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娶冢在齊子家在臨淄南當木南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娶雖不

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

吾在繩縶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繩縶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闌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駒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形勢索隱皆管仲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集解謂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

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

別錄之說正義七畧云及晏子春秋

索隱要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

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其書世多有也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管仲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能也

爲此爲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之能也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

索隱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

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

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網戒也

索隱述徵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栗乃賣廩豆不掩肩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枉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因苦縣濱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

老子者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

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樊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懷地理志

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佑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徙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

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

老子者是號非名也又云老子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逢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

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百下因吞之卽有娠張君相云

流星入口而有娠者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百下因吞之卽有娠張君相云

流星入口而有娠者是號非名也又云老子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逢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

老子者是號非名也又云老子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逢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

漢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咄高江東呼爲斜高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良賈謂善貨賣之人，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

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

夫子須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

索隱李尤函谷關

尹喜老子亦知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

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闕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闕爲喜著道德經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闕在陝州陳倉縣東南五十里函谷關在陝州櫟林縣西南十二里彌其兩反爲反

于爲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集解駢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

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等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遇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

本爲狀著丈爲席布芰爲食墾山播种五穀楚王至門迎之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之可續而衣其遺粒爲食也

不可稱載也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卽以周太

史記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約知故言蓋及或也王清云老子以周平

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儻卽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

經歷天地終始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集解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

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年

又合

七十年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

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

宗子注

正義此云封於魏邑

建或曰儻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集解段干段干應是魏邑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

紺儒學退而後之也

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

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子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正義也

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爲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之

所

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

宗子注

正義此云封於魏邑

作段音段

正義作瑕音瑕

莊子者蒙人也

集解蒙縣屬梁國

索隱劉向別錄云宋之

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

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

城在曹州冤句縣北

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即此校其城古屬蒙縣

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事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寄也故別錄云

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率寓言也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正義

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

盜跖胠篋

案隱

匿猶言闇匿胠音胠本有音去箇音去劫反正義胠音丘魚反箇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以詆訛孔子

之徒

案隱

詆毀者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正義按莊子篇名也即老聃弟子

烏罪反

案隱

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尤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乘楚人姓名正義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果之山成莫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禡

福不至惡有人灾然莊子雜篇庚桑

案隱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刺剝儒墨正義刺足猶爲攻擊也雖當世宿

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案隱

沈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己又作廢正義洋音朔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

當周顯王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

案隱

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正義孤小也待也願爲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猶急也

污我

案隱

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正義汚瀆音鳥讀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莊子云莊子鈞

大夫往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

案隱

申苟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平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

案隱

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南京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正義申子年韓昭侯

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案隱

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集解

案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

阮孝緒七略云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喜刑名法術之學

集解

劉向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

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案隱

劉向別錄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案隱

申子之書言人主職事任用並非常所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案隱

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則王安不

用非所養

案隱

言人主職事任用並非常所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案隱

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則王安不

犯禁寬則寵

案隱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

正義

今者所養非所用

案隱

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

用非所養

案隱

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案隱

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則王安不

用忠良

案隱

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

案隱

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

內外備按韓子有內外備說篇內備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備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

案隱

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備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

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

案隱

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案隱

說音稅難音叔干反言游說之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

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雖是難向非難也。但又未爲難也。自橫失謂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向非極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求隱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求隱謂所說之君出處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所說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正義亦謂所說之君出處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所說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正義謂子實字作陰頸者陽謂其君志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正義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闢其思極論深計雖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矯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渥澑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不行而有敗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見疑如是者身危也。正義見忘然後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輕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參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禍有盜却爲見疑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己功。正義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認者知前發其蹕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間故身危正義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正義謂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止之以其所不能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正義謂劉氏云若漢景帝大慶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曰與之論大人則卽其類也。正義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認者知前發其蹕跡身必危亡。

伯莊云論則疑其揆許賣己之論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正義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認者知前發其蹕跡身必危亡。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正義謂人主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謂省山景反。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說者卽徑以爲間己。正義謂音紀見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正義謂音譖大則疑其揆許而賣我之權。正義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認者知前發其蹕跡身必危亡。

汎溢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汎溢浮辭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謂音急反說者陳而不盡。而謂音急反說者陳而不盡。故謂音急反說者陳而不盡。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

敬而滅其所醜。猶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謂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爲諭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謂人主勇其斷設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人斷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謂人主自勇其斷而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謙問謂人主與甲同失說者以乙破上也。自知其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劉伯莊云。人與甲同計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文言人主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規異事規事譽人與人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大忠無所拂辭。謂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也。

近不疑。正義拂悟當爲拂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知盡之難也。謂君主與同失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近不疑亦不擊。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擊。周澤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事在匡弼君初知盡之難也。

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深計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也。謂徐

決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謂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乃非任醫智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之成也。正義夫知盡之難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一作得難。謂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

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千里矣。謂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

滋昧說湯致王道是也。正義大夫妻百里以隱秦穆姬也。

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汙音鳥故則非能仕之所設也。謂士之所耻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

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廻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廻。然甚者爲戮薄者見

鄭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其子鄰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本云胡

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本云胡

世反覆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

說之者能無犯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謂人主逆鱗則無幾矣。

平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

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築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集解謂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十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染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勸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願誅韓非也

申子

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謂案戰國策曰秦王封申子東魯徒寢西在莊蒙

自勉勵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集解謂案胡革反用法急而鉤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魯徒寢西在莊蒙相柳申害卑卑刑名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音若羊反直音子徐反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

正義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阿甄縣屬濟陰正義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

正義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

正義

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

正義

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頗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正義

齊景公時期會於軍門按日日謂明日日中謂中期會於軍門

正義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漏謂下漏以知刻數也

正義

賈素驕責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

正義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

正義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仆音赴仆者因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

正義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

正義

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正義

接作探枹音孚謂鼓枹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正義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正義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懼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正義

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駒

正義

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駒又斬馬之左驂以徇馬在左故也

正義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此作甲以耳反其羸弱者二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豹亦信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案此文誤也當云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方往反而穰苴區區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裏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閹闔闔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閹闔闔曰子之十三篇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十二卷案十二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閹闔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案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鉄鍼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案閹闔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閹闔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案驅書日吳壽孤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案越絕書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人貢所著惡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上地或後

人所錄

正義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

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郵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案隱積賴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烹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今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

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案隱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射音石隨逐而射勝千金及臨質質猶對也將欲對

弟重射重射好射也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解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掩捲案隱謂事可掩捲而擊之撓即舉也劉氏云掩捲非也救鬪者不搏撻案隱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撻解之無以手助相則其怒益懾矣按撻謂以手搏擊刺人也

擣虛案隱批音白撻反亢音苦浪反接批者相排此也昔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撻者擊也齊也虛者空也也據謂前人相亢必須之彼兵若虛則衝撻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自爲解耳案隱謂若批其相亢擊撻彼虛則是事形相掩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案隱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

魏案隱王勑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一年十二月齊田勝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二歲也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案隱魏武帝曰蹶猶挫也孫

魏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

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二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善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會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索隱吮音弋。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因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闢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集解張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壘邊別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集解荀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武侯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呂氏春秋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旣死。公叔爲相。索隱韓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也。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

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秦隱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秦隱肅王貳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思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旣斬良將得焉別孫
臘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據敵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左氏楚世家舉直諫見

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秦隱左氏無極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集解謂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誨集解謂案音大誨反尚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

父之讐我將歸死尙旣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集解案弓執矢衛使者集解案劉氏貫音音又古患反謂端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尙至楚楚并殺奢與尙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集解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項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

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

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謀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集解案關在西昭關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

陽溧陽縣案隱張勃晉人吳鴻臚儀之子作吳錄故斐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

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

與父公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集解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巢而歸案隱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鐘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嬴姓之國居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

巢而歸案隱兩國也榮奔南巢其國蓋遠尙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

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集解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

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閭集解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侯郤

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之子曰伯嚭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遺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集解案公子晝餘也後聞闔

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閭集解案六古國阜陶有天柱山盧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集解案所封潛縣有天柱山

子囊瓦集解案左傳楚公子貢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集解案豫章在江南案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

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閭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集解案唐蔡楚都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閭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集解案郢音以正反

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集解案子常敗走奔郢常公孫瓦